伊洛淵源錄 十一之四

漢書門 類
九四三九 號
一〇五 函
二 架
一四二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四三九 號
一四二 冊
二九九 函
八 架

理學全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8)
函號 299 4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一

尤溪劉鴻略淵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晉江史大範子疇　仝校

平和汪奇猷嘉仲

劉起居

墓誌銘　許景衡

公諱安節字元承溫州人資稟不凡方兒時巳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于得而後巳少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文行爲士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友所稱既冠游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官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爲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陛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

州州薦饑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它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它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爲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寮屬化之未幾饑者充乏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由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者壽以爲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

發廪也吏以爲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須五禮于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曁孫有異質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爲後公天資近道而敏于學問其所趍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于是有得其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江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于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爲避就也鄉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致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廼若異端則有間斷矣聞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

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既以爲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于爲人其所施置常在于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毋再犯間有鬬者將愬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君遂捨去以是延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

遺事

或問劉子進予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却了（見上蔡語錄）

尹侍講

墓誌銘　　呂稽中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

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焞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　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于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旣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雒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旣死而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斌昇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于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冢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久之往來巴中止于涪紹興五年有侍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敎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先生

力辭十數上勑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耻之于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于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又除秘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秘書少

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于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日至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没年

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爲將仕郎維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爲均子稽中聞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敘于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過于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于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巳見于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卽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于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爲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令行于世

遺事十條

和靖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喩和靖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見呂氏雜誌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焞豈敢輙爲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它一生伊川頷之 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與思叔共學之久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和靖曰焞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焞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焞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毋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

待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靖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堦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祁寛所錄尹和靖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厲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戸部尚書孫傳御史中丞呂好問戸部侍郎邵傳中書舍人胡安國奏臣等伏覩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廷特召河南敦迫赴闕伏闕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見難麗集

和靖在瀘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横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見涪陵記善錄

紹興五年史館修撰兼侍讀范沖奏伏覩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津遣旣至京師懇　還山賜處士號建炎間焞逃竄山谷翟興爲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得其爲人内外淳備豪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于巳表見于外臣無能髣髴擧以代臣名愜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遣知州事李贍申尹處士雖寓居本州千福院然獨處一室嘉遯養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使司專委官一員依已得聖旨以禮津遣上副朝廷擧逸求賢與治美俗之意于宣撫司差官敦遣先生四狀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于涪涪人立祠于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焞

甲寅孟秋始居涪陵己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在有補于世則未有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今茲啟行惟先生有以塈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留四月上第八狀云竊見臣寮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帷其所敷繹辟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塡委溝壑于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蓋嘗以焞之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羣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生又辭不得已九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說力辭云列之經

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見雞肋集及涪陵記善錄）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爲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疑孟子（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

尹彥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何用（見呂氏雜誌）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 之禍亘古未聞然賴祖

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遠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 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啟和議于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于此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更願深謀熟慮採衆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相秦檜書曰金人與我有不共

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爲口實要
怨毒兵自困自斃豈忍爲此議乎比者竊聞主上以父
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
悔禍還二帝于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
恨切骨則金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
此望于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
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
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
德成于安強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有
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每念誤受寵榮蕟閒補報比嘗

不量分守輙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愚庸豈
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見戊午讜議及難儷集
先生卒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畧曰恭惟善誘循循不
倦俾況若酣培殖聞見曰敬以直內是乃持守維窮維
格理則昭剖由是致知上達誠明知而罔覺匪致之精
養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養力行必
踐必久勝己之私馴以固有畧則易詐拘則易窮才意
所測鮮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後
言猶與吾道易簡以求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或謂無心
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或謂勿思先生曰豈我

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測遠窮深其未傳者匪言
實心嗚呼哀哉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莆田黄　淼庭　閲
羅源陳紹濂尚友
晉江史大範子疇　仝校
平和汪奇猷嘉仲

張思叔

名繹嘗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說所著詩文甚多今存數篇

遺事 三條

張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頓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學

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已官雒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見呂氏雜誌又童蒙訓云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盡能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

和靖言焞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思叔頴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它日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思叔長于爲文又善辨事先生没未幾思叔亦没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于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 見涪陵記善錄

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于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見祁寛錄尹和靖語

馬殿院

逸士狀　何兌

公諱伸字時中（按語錄作時中或作時舉恐亦當兼行）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聯跡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奸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于死者乎先生閔而嘆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

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服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以卓行薦于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辟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金人立張邦昌俾僭于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恐死爲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爲周公爲王莽惟相公所爲耳邦昌于是俛首唯唯即趨　帳受僞號既金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貿邪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

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皇后爲垂簾計其書大畧曰相公閤下服事累朝爲宋寶臣比者不幸迫于狂　使當僞號非常之事閤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于人而實忘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于已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無

一人以相公爲非也金人既北相公于義即合變懼自列于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埽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閤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于防患不幸爲寇讐脅污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事既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爲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以閤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棄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羣心狐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間不容髮閤下若

以愚言粗有覺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為福于匪朝伊夕之間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于朝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愒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讐合從為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伸亦願生不忍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戸部侍郎王及之言于邦昌以上皇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于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而

不可得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此與劉迹何異切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公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于國遂擢為殿中侍御史荊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寘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為朝廷惜其去至戚嗟相弔且為公危之公以襆被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嘆服公天資重厚雖勇于為義而耻以釣名凡所

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爲仇陷于死公之死不得其詳或云時王淵屯淮上受潛善等密旨加不利于公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掇其大者以補國史之鈌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攜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它人無預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荊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也奏 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眞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秦檜靖康爲中丞于大人帳前乞立趙氏其議皆出于先生死察院吳給敦仁敦仁爲草創于檜忌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士狀恐先君知而揚之故忿嫉至此 辛巳仲冬十日男鎬謹書

續紀　　何鎬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

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塲中則諸色人紛然矣豈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訹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畧無留滯于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侯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争先詣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都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先生爲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行民聞先生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掌市易倖以百緡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倖强之先生曰伸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倖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縣傳伯野在西掖慕雒學遣其子見先生求二程先生語錄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遽傳其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君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告

伯野曰吾志欲求道遑恤宅乎遂令復至先生乃授之
且謂曰尊君既得此書不得久於朝矣未幾果以繳高
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
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善政皆曰不
知其宅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舉
牒付民使以遺令衆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至番禺問諸司
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姓黄）曰方陳述生殺自
任官吏無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辨曲直幾遭虎口乃
舉之還至舒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曰

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生
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州縣一令乃
敢拒之是必有氣節者還朝首薦之（令姓周）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
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
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
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
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于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
文方具藁而先君追及于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日

不能自決望子久矣因出槀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先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是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金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爲罪乃指彈文中言郤成章上書事成章中官以爲趨向不正遂貶公也

遺事 三條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見程氏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 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金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金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詔獄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及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

之戚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謂金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稟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爲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

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已改正九月追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李回爲奉迎使副 見汪藻所編實錄草本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愼命令則以下選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嗣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閎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

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說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亦不敢以是爲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爲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伸旣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責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乞加追奬及其子孫以承天意 見胡文定公集

侯師聖 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

其爲人梗槩亦見胡文定公行狀

遺事三條

人有欲館侯子于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象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 見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畧

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
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
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得
效一職亦不爲無補見胡文定公集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見外書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
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
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師
聖後遊荊門胡文定留與爲鄰終焉愚按侯子非
荊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公行狀亦止
云熟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濂溪也濂溪卒
于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尚在其題上
蔡謝公手帖猶云纘道雖與予爲同門友然視予
爲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
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
相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王著作

墓誌銘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第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
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

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于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
世亦罕知之卿府事孫公祚列先生學行于朝召見賜
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
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擴充是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
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
法備在方冊茍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
校勘遷著作郎丏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
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
午疾終于里第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

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
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
尹公焞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
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于聖時

伊雒淵源錄卷第十二終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三

莆田黄　漈庭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晋江史大範子疇　仝校

平和汪奇猷嘉仲

胡文定公

行狀畧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于熙寧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歳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

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厲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常聞
西雒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
問益強識致日明文辭迥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長各
呈其文課將攷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獨繳還
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
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
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
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
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爲第三除荊南教授正身律
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

藝爲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
居上遊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逾告期
不歸爲之遊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
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
足惜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
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
使學者于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爲謹按聖門設科成
周貢士皆以德行爲先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
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旣不善而官吏奉
承過當愈爲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撙節行之禁其太

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
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剌舉必由公論
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
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
惡公不爲已用于是屬吏李良輔徑訐于朝稱二人者
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入官
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膽落帥曾公孝廣
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于人遠矣獄
未成移北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
公退居荊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皆

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辯
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和
八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寖高即
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參丁令人憂服除政
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
公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逡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
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捐館舍
中大常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爲
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既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
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

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瑩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侯公郎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于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畧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于

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于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旣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撓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姦雄不忌外侮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修政事禦

外難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乃集百官議于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接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已不同者即指爲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愠懟形于詞色乃言于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汙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爲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

乃諷臺諫掎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捍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㮚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于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

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
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于四總管之
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于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
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畧如公所策云吏部侍
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遊說珏坐貶公
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于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
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
著也陛下聖度寛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
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
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于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
扆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户迭相排毀
置國勢于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
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
王氏之學再挍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澥之
故也于是耿南仲大怒李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
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　騎已薄都城矣公
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
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
爲不必論至于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今國益
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不達今上登極召公爲

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蓋有趣命之意而黄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于心意益戾公因于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採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

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于理戎禦侮之際虛廢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

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傳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于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

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耻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

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衡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荆公盡屛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于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于熄矣公自丱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于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于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涵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

典也蓋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辭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

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

職事所在也即止晩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判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淸坐講論不覺日晷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爲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阽隍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于義雖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于言動雖在宴閒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于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蹙蹙曰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衒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屛絶嘗答頴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

書以五典四端毎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
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
典天敘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
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
爲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
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
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
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天下國家無所
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盡與宗門
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

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爲
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
相妨何哉公于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
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
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于行已
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
不可決之于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
來皆內斷于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
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
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

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
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
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
于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
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于和樂中有
毅然不可犯之象于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寖
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于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
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蘖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
不親之其于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
方饗則敬見祭必哀齊齊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

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
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
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
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于親故
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
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
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
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
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
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忠良久居三川多

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爲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寓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于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安適右廸功郎向沈孫大原大正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爲文定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三

伊雒淵源録卷第十四

莆田黄　澯庭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晉江史大範子疇　仝校
平和汪奇猷嘉仲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彥霖大名人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

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于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䟽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叙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于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于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閎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爲作誌文尹公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涪陵記善錄者也誌跋皆見錄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馮理字聖先自號東皋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溫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爲臨安敎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顧毋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

此

唐彦思

名棣宜興人有語錄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名旻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四君皆永嘉人名見唐錄

李嘉仲

名處遯洛人亦見唐錄後爲中書舍人溺死維揚

孟敦夫

名厚雒人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于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没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

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埽得潔淨莫更與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錄

李先之

名朴贛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詞

以文之世多議之者

暢潛道

名大隱雒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卽其所記也遺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于此蓋未有得也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逵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云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于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周恭叔

名行己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

毎歎楷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旣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于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邢尚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溫辯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于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旣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于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愎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

昌平坂學問所

之心便至于此也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
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放三
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
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
得不說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四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